

白山红缨

· 民兵斗争故事 ·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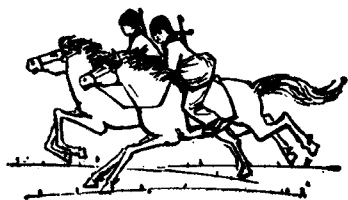
天山红霞

— 短篇小说集 —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1980年
第1版



白山红缨

· 民兵斗争故事 ·

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编
吉林省通化军分区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白 山 红 纛

· 民兵斗争故事 ·

中国人民解放军
吉林省通化军分区 政治部编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3年4月第1版 197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15,000册

书号：10091·592 定价：0.52元

目 录

- 穿云峰下……………民兵副班长 胡维仁 (1)
- 大森林的眼睛……………基于民兵 栗章英 (11)
- 老排长的性格……………民兵 郑国刚 孙树发 (20)
- 同心线……………民兵 章锦志 (34)
- 红路……………民兵 郑辅成 (39)
- 白山红缨……………基于民兵 邵恩成 董长顺 (49)
- 大战飞龙口……………民兵 宋宜祥 (60)
- 锤炼……………民兵班长 任宏声 (71)
- “火候”的故事……………民兵 张耀华 (81)
- 心明眼亮……………民兵 王兆田 (87)
- 民兵排长郭奎……………民兵 牟文岚 (96)
- 三考老虎班……………基于民兵 贺恒祥 杨君臣 (105)
- 护线……………民兵 刘丹舟 (114)
- 空中开花……………基于民兵 孙景林 胡景文 (124)
- 火线验兵……………民兵 王学海 (129)
- 石玉峰……………民兵 隋洪润 (138)
- 抓蛤蟆……………民兵 于济源 (147)

战风斗浪	民兵	徐沙溪	(158)
护青人	武装干部	孙久成	(167)
射击场上	民兵	焦占福	(176)
山村锣鼓	民兵 杨德明 刘文久	卢庆福	(183)
雪亮的眼睛	民兵	金乃祥	(192)
后记			(202)

穿 云 峰 下

民兵副班长 胡维仁

前几天，我在枫树林公社搞了一次抢攻穿云峰的实战演习。参加者是全县闻名的“老爬山虎”青岭大队民兵连和闻名全县的后起之秀花山大队民兵连。这两个连队以前也在穿云峰考核过，每次都是青岭占先。前几天当我在花山的时候，有的民兵背后跟我反映，说青岭抢攻的路近，才占了先。我想，当真是这么回事的话，那不是真实成绩。为了从实战出发，从难、从严要求双方，这次我想了个“高招”，青岭连本来位于穿云峰南，我就把他们调到峰北，把花山连从峰北调到峰南。经过这一调动，演习的结果，青岭连果然出了问题，花山连比他们快五分钟到达峰顶。以前青岭比花山只快两分钟到达山顶，这样一算，花山还是比青岭快三分钟。可别小看三分钟，你记不记得《南征北战》电影里有段抢攻摩天岭，敌我双方不是只差一分钟就决定战斗胜负么！

回到县里，我当着县武装部长讲了考核的办法和结果。讲完以后，我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想法：“老爬山虎骄傲了！”部长听罢我的一番议论，既没点头又没晃头，只是习惯地把帽檐往下拽了拽，对我微微一笑。这个动作，我是

很熟悉的，也是有所感触的。

部长名叫邱实，快五十岁了，曾参加过云南剿匪和抗美援朝，不知是南北转战的枪林弹雨振奋了他，还是步步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了他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脸上总是乐呵呵的，有时，连眼角都乐出笑纹来。这只是表面现象。据我的观察，老部长不是犬咧咧的人，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问题。最明显的特征，一遇到暂时得不到答案或不同意的问题，他就自然而然地把帽遮往下拽一拽，当然脸上的表情不同了，一经得到解答，他就使劲把帽遮往上一推，额上清晰地露出三道刀刻似的皱纹。

今天，他把帽遮又往下一拽，我知道，老部长又开动“机器”了！正在这时，收发人员送来一封信，邱部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对我说：军分区叫大后天去参加民兵工作会议，还让我把青岭民兵连挂镞后开镞前的训练情况带着。听到这，我不由地一惊：“部长，青岭落后了，要带也只能带个教训情况！”邱部长笑呵呵地说：“带教训情况也好么！不过，结论不能下得过早，青岭是个经得起敲打的老典型，你忘了，今年春……”

一提起这事，我的脸刷地红了起来。

今年春有一天，在县招待所里，我碰到了青岭民兵连副连长于艳红。俗语说，三句话不离本行。我在武装部是军事科的，当然离不开训练的事了！唠来唠去，唠到投弹上。“于连长，你们的投弹成绩咋样？”于艳红想了一想说，“最远的四十米，近的还有二十五米……”“啊！下降得这么悬殊！”我心里寻思，这可是个问题，于艳红当了三年副连长，兵越带越

差劲了。正在这时，一个人把于艳红找走了，我急急忙忙跑回部里，刚巧，邱部长由军分区开会回来。我把这事儿向他作了口头汇报。他听完后，把帽遮往下拽了拽，想了一会，突然把帽子往上一推，说：“王参谋，明天咱俩下去转转。”

“下去转转”是邱部长的口头语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他很少在部里坐着，除了开会以外，平常总爱在下边跑。人们都说，他的工作作风和他的名字一样，什么事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，非求出个“实”来不可。

第二天，我跟着邱部长到青岭大队村头的时候，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姑娘的口令声：“目标：山上大松树……”顺着声音望去，见一个身影迎着风雪，挺立在山包上，头上那条红围巾，火焰般的耀眼。“是于艳红！”邱部长说：“走，过去转转。”我俩来到山包上，见于艳红正指挥男女民兵练投弹呢！

“吓！跟大风雪叫上劲了。于连长，再来一次，让我们开开眼界！”你听，邱部长多有风趣！于艳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点头同意了。

三十几个男女民兵，身背子弹袋，手提钢枪，在于艳红的带领下，一会儿卧倒，一会儿跃起冲锋，翻过小山头，越过大深沟，快到大山根底下的时候，从身上摘下手榴弹，“嗖嗖嗖”地甩了出去，手榴弹在大约三十米外的松树四周落地了。见到这情况，我说：“真退步了！”没想到，邱部长反而倒把帽子往上一推，大步流星走了过去，高兴地表扬起他们来：“好。比去年大有进步。”我完全不解地瞅着老部长，心里话：去年平均投四十五米，今年投了三十来米，你为啥还说有进步？邱部长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情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

看，这不同在操场上扔。他们全副武装跑了一阵子，又是顶着风扔的，而且，你再看——”他一把抓住一个民兵的手，指着说：“这里还有‘敌人’呢！”我仔细一看，嘿哟，好家伙，右手腕上还扎了个沙袋子呢！

在回县的公路上，邱部长既象问我，又象问他自己，“不下来转转，不到群众中去做调查，我们能知道些什么呢？不外乎是些表面现象和片面结论！”……

想到这，我抬头看了看部长，部长也在那思考着。“部长，今年春是怨我没经过详细调查就下结论。可这次，是我亲眼所见的呀！”部长笑了：“我不否认你的汇报，青岭晚三分钟也是事实，但你知道他们为啥晚的么？所以，我们还不能给他们下骄傲自满的结论。”“不骄傲自满咋晚那么多？”邱部长又把帽子往下拽了一拽，说：“咱俩不能关在小屋子里乱呛呛，现在还不能说是经验材料还是教训材料，咱得下去转转再说。你看呢？”我，嘴上说同意，心里犯核计：那不明摆着么，人一挪窝，地理生疏，再加上平常有点松劲，还能不晚哪！不管心里怎么想，下去掌握第一手材料也好，总结总结教训也值得。

长话短说，傍晚的时候我们俩来到青岭大队。邱部长说到于艳红家吃午饭，顺便了解一下情况。一来到于艳红家门口，就听到屋里有说话的声音：“姐姐，你要是听我的话，保险花山拉不下，这回你看看……”听声音这说话的是艳红的弟弟、民兵排长于国强。我知道于国强这个二十二、三岁的小伙子是个炮筒子。正要推门进去，部长扯了我一下后衣襟，摆摆手，示意再听听。这时听于艳红说：“看啥，这不挺好么，

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，进一步找出了差距，这是好事。”“好事！好事！我受不了！要不，咱们把武装部王参谋找来，再来一次！”

听到这，我推门闯了进去：“不用找，我来了。”于艳红正和他弟弟蹲在地上，捋着线麻，接着一根断了的大绳。看表情，已经争论很长时间了，于国强嘴巴都噘得老高嘛！于艳红见我副部长来了，打过招呼，知道我们还没吃午饭，就邀我们和他们一起吃。她一边往桌上拾掇饭菜，一边说：“部长，这次我们虽然输了，但我们正在总结教训，保证今后赶上去！”听到这，我有意地瞅了一下邱部长，意思是说，怎么样，没错吧，青岭认输了！可老部长好象没注意我的神色，他仔细地打量屋里的一切，蹲在地上，把绳子拿起来，瞅了又瞅，然后问：“你们接这断了的绳子做什么？”于艳红很自豪地说：“爬大树呀！”我一听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刚才还说总结教训，现在又去爬树玩了！可部长听了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说：“好了，咱们吃饭，抽空再唠吧！”

吃过午饭，一个民兵在外面招呼两声，于国强姐弟俩冲我们一笑，扛起那卷大绳，就跑出去了。我没注意他们干什么，想让部长睡上一觉，可部长没答应，他从挎包里掏出个小本本，垫在大腿上，开始写字了。写几笔，停下来想一会，又低头去写。看样子，象搜集情况，准备材料！

我没有事，躺在炕上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忽然，外面一个清脆的响鞭把我惊醒。我起来一看，部长早走了，就赶紧出门去追。

我往前走、走着，在小河北沿的树林里，传来一阵嘻

嘻哈哈的说笑声。我跨过小河，穿过柳毛趟子，看见邱部长和于艳红、于国强几个民兵，正围在一棵大松下。只见于艳红左手腕子挎着绳子，右手拎了个绳头，上面带着铁钩，象海上捕鱼的老渔民，把铁钩在右手悠了几下，猛地朝松树尖上甩去。钩子拖着绳子，一下勾在树杈上。于艳红一个高儿蹿上去，两手拽着绳子，脚蹬树身，“噌噌噌”爬了上去，随后，从树上扔下几个松树塔。有一个还打在我的脑袋上。我一看，心里老大不高兴，净瞎闹，连队在演习中出现了问题，不开会好好总结总结，还有心打松树塔玩！假如不是部长在这里，我一定好好敲巴他们几句。

谁知老部长看到这里，却把帽子往上一推，高兴地称赞说：“好，好，真有些本领！”停了一会，又象在领悟什么似的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上不得大松树，那能摘下松树塔呀！”接着，他对于艳红喊道：“你们先练着，我们去别的地方转转，晚上咱们开个座谈会。”说完，拉着我走了。

离开树林子，来到小路上，邱部长突然问我：“你说青岭真的落后了？”这话问得我真纳闷儿。实战考核我在峰顶上掐表，表针不会有假；再见于艳红、还有她弟弟那个直炮筒子都认输了，还有啥说的？就拿刚才来说吧，战后一不总结，二不到花山取经，反而打松树塔玩……我说：“青岭太骄傲了，落后没有假！”老部长晃了晃头说：“不见得。从和他姐弟俩的谈话中，从那根大绳子上，从刚才爬树这些情况里分析，我觉得其中大有文章！”“有啥文章？”老部长没正面解答，相反越扯越远了：“在我们的国家里，有很多雷锋式的战士。他们往往把困难留给自己，把方便让给别人，甘当无名英雄。他

们这种踏踏实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呀！”我听了却越发糊涂起来。

老部长越说越高兴。我一看表，已经两点了，就催他回去休息，准备晚上开座谈会。老部长说：“材料还缺内容，到穿云峰去转转。”我一听，老部长可能要熟悉环境，在材料加上地理概况介绍，也就欣然陪同前往。

这正是中秋时节。天高气爽，五颜六色的树叶铺在道路上。老部长左瞅右看，象是在观赏风景，又象是在熟悉地理。我们没有顺着盘山道走，而是斜着山坡直插穿云峰北坡。走着走着，老部长却往荆棘里钻去。我说：“部长，那边没道。”我指着上边一条抄道告诉他，从这能到峰顶。邱部长不同意我的指点，他说：“小王，你看，这里也有一条路。”说着，还是一个劲地往林子里钻。我觉得往日部长不婆婆妈妈的，今日是怎么了？社员上山采集山货、打柴，那儿都走，还能不踩出道来？邱部长见我疑疑惑惑的样子，又补充两句：“这条路不象几个人踩出来的，象是有一支部队从这穿过。”无奈，我只好跟着老部长，躬着腰，在树棵子里钻来钻去。

正走着，邱部长突然问我：“你吃过山葡萄么？”“吃过。”“什么味道？”“酸溜溜的。”我一边答着一边想着，难道老部长想吃葡萄了？我忙从部长身边穿过，抢到前面，正巧前面有架红了叶的葡萄，上面还有三五嘟噜。我轻手摘下来以后，递给部长，邱部长笑呵呵地拿在手里，吃了一粒，可能是神经反射，他一咬，我的嘴忽地酸出水来。部长吧嗒吧嗒品完味，又递给我：“你尝尝。”我勉强咬了一粒，哎，怪事，一点不酸，却甜滋滋的。部长笑了，“经霜的葡萄不是酸的，而是

甜的，你要知道它的滋味，必须亲口尝一尝。”我知道老部长这话是一语双关，但不知道他那层意思指的是什么。

老部长抬头看看葡萄藤，又看看脚下的小道说：“如果这条道是社员采集野果和打柴时走的，为啥明晃晃的几嘟噜葡萄还在呢？”我晃了晃头，答不出来。

顺着这条小毛毛道往前走五十来步，一个高高的大石柱子挡住了去路。我以为老部长该调头往回走了，谁知，他站在那里上上下下直劲打量着，一会儿，转回头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有人从这爬上去了！”我这才仔细看了看，只见柱子上有一棵又粗又矮的歪脖松，柱子石壁被蹬的锃亮，青苔都蹬掉了。老部长从上瞅到下，突然，眼睛一亮，从草棵里拣了块粗绳头。他把绳头递到我面前说：“看！”我一看，是磨断的绳头。这时，老部长使劲把帽子一推，十分喜悦地说：“小王，青岭民兵连可能从这上去的！”

“从这上去的？！”我瞪大了眼睛，不觉大吃一惊，这是连想也没想到的事呀！从花山到达穿云峰，有一条盘山道，还有一条抄道近路，青岭民兵们干嘛要钻荆棘爬大柱子呢？我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，老部长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看来他们是在从难从严要求自己啊！”忽然，他象想起什么似的，对我说：“走，咱们到白大爷那去转转。”

我跟着老部长钻出了林子，顺着一溜下坡，拐过一个大弯，来到花山大队的药材实验田。白大爷正蹲在地里，小心翼翼地栽培着药材。那股细心劲儿，真比姑娘绣花还精细哩！邱部长首先跟他打招呼：“白大叔，你挺忙啊！”白大爷一抬头，连声说：“啊，是老邱哇。小王也来了。快过来坐！”“大叔，你

们实验田的药材长得满好哩！”邱部长很亲热地跟白大爷搭话唠唠。

白大爷从实验田里走出来，找了两个木墩给我们坐；他自己坐在窝棚前的一块方石上，装了一袋烟，一边递给邱部长，一边说：“我正想找你们，你们就来了！”“大叔，找我们有事？是哪个民兵犯纪律了么？”“哪的话呢！他们真是毛主席教导的好民兵啊！”老部长一听，象是全明白了，他把帽遮住上大推了推，对我神秘地笑了笑。白大爷在长白山里采了多年的草药，现在又负责大队药材实验田。他虽然住在山上的小窝棚里，但队里的事他都知道。我抑制住激动的心情，听着白大爷讲述。白大爷轻轻咳嗽了一声，讲了下去。话语里充满了赞美和夸奖。

事情正象邱部长分析得那样。那天晚上，穿云峰上升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，青岭民兵连从花山冲出来，直奔穿云峰。白大爷在窝棚里一看，喏，一帮人直冲实验田这奔来。大爷想：军事行动可不比平常，别说啥药材，就是流血也应该！哪知道，那帮人到了地边，突然停住了。听队伍头前有个女的说：“哎呀，这是花山的药材地呀！”听声音是青岭民兵连连长于艳红。一个小伙子粗声大嗓说：“军令如山倒，从中间穿过去，问题不大，白大爷会谅解的！”“不行！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！”“绕过去是小事，可在咱们前进的道路上又多了一片刺棵子和一个大砬子。”那个女的接过去说：“那好嘛，战斗中什么情况都会出现，今天晚上咱不走盘山道，也不走抄道近路，就来个穿树林爬大砬子。讲的是实战嘛！”就这样，民兵们从药材地边绕个大弯，钻进林子里了。

听到这，我不由地抢着问道：“他们真是从砬子那边爬上去的么？”白大爷说：“那还有假？第二天大清早，于连长领着几个民兵干部来找我，你猜干什么？说是头天晚上他们差就差在好长时间没把绳子挂在那棵歪脖松上，比上回晚了五分钟，这回来，一是学习用绳子往树上搭钩的本领，二是问绳子多粗的好……这些民兵们，就是有个好学劲儿！听说明天还要来。”听着听着，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热，怀里象揣个小兔子，“登登”直蹦跹。我看了一眼邱部长，他在那一边往小本上记着，一边自语着：“青岭还在前进，没歇气！小王，今晚在座谈会上，叫他们谈谈体会，材料就更充实了！你说呢？”我觉得自己差点做错了一件大事，不好意思地连连点头答应着。

这时，一缕深红色的晚霞照射在邱部长斑白的鬓角上，他显得更加庄重了！额上的三道皱纹更加清晰了。我望着老部长那深邃的目光，想起他的一言一行，暗暗地问了自己好几个为什么？

大森林的眼睛

基干民兵 秉章英

在长白山西麓有一座山峰叫莲花峰。峰顶怪石林立，远远望去，恰似一朵争艳开放的莲花。就在这莲花峰顶，耸立着一座高大的护林防火了望台，象一个威严的哨兵，警惕地注视着这茫茫林海。了望台下，有一座用木头垒成的小房，房顶苫着厚厚的一层桦树皮。从房前向下，绕过几座莲花瓣似的巨石，沿着莲花梗一样的小路，到山脚下的岔路口上，就有一座“马架子”，门前挂着一个木牌，上写“护林防火检查哨”几个大字。这三个地方，就是老民兵、护林员魏海的住处和工作地点。有时候，他站在了望台上，举着望远镜警惕地四处了望，南边冒股烟，北边起阵浪，都休想逃过他的眼睛；有时候，他又背着枪，站在“护林防火检查哨”前，边检查来往行人，边宣传护林防火的道理。他工作起来那么认真，那么仔细。由于他护林防火工作搞得出色，人们就誉他是大森林的眼睛。

老魏海在旧社会，受尽千般苦，遭尽万般难，霜里来雨里去，没过一天好日子。现在，一来上了岁数，二来姑娘儿子都在城里工厂工作，几次地捎信传书让他进城去度个幸福